

民族問題研究資料

民族工作資料月報

1

1958

17.623

00885

17623/58.1.25

行藏

D633

51/1958/1A

民族工作資料月報（內部發行）

編輯者：西南民族學院
科學研究委員會

印刷者：地方國營成都印制廠

1958年1月25日出版1—1200冊

字數：144,500 成本費：0.5209元

51/1958/1A

民族工作資料月報

1958年第1期 (总第49期)

整風·反右派斗争

- 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摘要)……賽福鼎 (3)
-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風运动的重要内容……
- ……吉林日报社論 (26)
- 把反民族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王再天 (32)
- 正是汉族大力帮助和促进我們的民族繁荣……烏力圖 (39)
- “天下同回是一家”的說法是錯誤的……保健行 (42)

向全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 奇台建东社社会主义大辯論試办总结……
-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宣傳部工作組 (45)
- 民族联合社的道路必須坚持……石汝麟 (56)
- 帮助农民算清几笔帳……毛丰寿 (60)

人民团体

- 巩固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張国华 (62)

工 業

- 地方工業必須为农牧業生产服务……段尙志 (65)

农業·水利·林業

- 朱德副主席在山区生产座談会上的講話…… (67)
- 邓子恢同志在山区生产座談会上的总结报告(摘要)…… (69)
- 关于动员全党和全区各族农民在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的
決議……中国共产党思茅地方委员会 (74)

改造山区，变旱地为水浇地.....	孙志能（77）
关于大力开展积肥、造肥，增施肥料，争取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方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81）
大力养猪，促进农业增产.....	李成纪（84）
四川省护林防火暂行办法.....	（88）

畜 牧 業

朱德副主席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的讲话.....	（91）
邓子恢同志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摘要）.....	（93）
在继续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 积极地为逐步实现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	扎喜旺徐（98）

交 通

用战斗姿态投入工作支援农牧业生产.....	李泽民（104）
-----------------------	----------

語言文字

关于汉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文的作用.....	包尔汉（106）
汉语拼音方案为兄弟民族文字的字母设计奠定了共同的基础.....	傅懋勳（109）

民族情况介绍

苏联各族介绍.....	（111）
乌克兰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11）
马里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15）
布里亚特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16）
阿尔泰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18）
阿布哈兹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20）
阿札尔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21）
阿迪盖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121）

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摘要）

1957年12月16日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关于少数民族干部整风的报告

赛 福 鼎

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同志在昨天开幕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干部整风的报告，报告题目是“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赛福鼎同志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中央又发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指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认为：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和切合时宜的，是完全适合自治区的情况的。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党的建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会使自治区的党真正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坚强队伍，成为具有高度统一和团结的组织，将更加密切地团结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它将大大提高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最好的一次改造，它将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更好地确立和坚定起来；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对于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将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将进一步地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因此，我们完全拥护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并在自治区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

赛福鼎同志说，中央指示，要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业已具备了这种条件，八年来，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和各民

族干部的努力奋斗，使自治区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自治区的面貌，使党在群众中有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我们已实行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区境内的各聚居的少数民族也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经过了减租反霸、土改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都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几年来，自治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在少数民族中建立组织，是标志着自治区的各少数民族中有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力量，是标志着党在自治区各族人民中生了根。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党在自治区的各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大批的干部，其中有一批党员领导骨干已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程度。这些干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有了很大提高和进步，这批干部是党和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也是我们进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的依靠。因此，我们是有条件进行整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一致，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的指示，坚决进行整风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我完全相信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必须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坚决地进行整风，并在整风中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

赛福鼎同志说，正如中央指示中所说的，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而且有的是相当严重突出，成为目前最危险的思想倾向。加之，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就严重地影响着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不破除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发展。

八年来，自治区党的组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从始至终地重视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别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地方民族主义我们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反对，但没有集中地系统地去进行。事实证明，过去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近年来，特别是今春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以来，自治区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严重地暴露了出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右派言行不只是出自一些不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敌对阶级和出身于这些阶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不只出自各种运动中受过打击的分子中，而且还出自党内，甚至出自某些党员负责干部中。我们过去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必须的，今后仍然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现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必须列入我们自治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议程。决不能够认为只是汉族中有大汉族主义，而少数民族中就

沒有地方民族主义，更不能夠認為只可以在汉族中反对大汉族主义，而不能够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资产階級思想，对社会主义事業是有危害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同样是资产階級思想，对社会主义事業同样是有危害的；大汉族主义如果不加糾正而發展下去就会破坏民族团結，危害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同样，地方民族主义如果不加糾正而任其發展下去，同样也会破坏民族团結，危害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我們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在目前地方民族主义突出和严重的时候，我們就必須集中力量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須适当地反击右派。右派是资产階級中的反革命派，是党和人民在当前主要的敌人。他們在目前还愚弄和欺騙着一部分群众，凶恶地向党进攻，因此，我們必須坚决进行反右派斗争。因为反击右派，不只可以打击孤立右派，保衛社会主义建設，巩固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而且可以教育广大群众，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目前，自治区地方民族主义和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主要是：散播民族分离主义，反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破坏祖国統一；保守排外，排斥别的民族，特别是排斥汉族，破坏民族团結；反对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领导。对这些右派言論，如不坚决予以反击，就会危害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果，就会給自治区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

我們和地方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和观点上的原則分歧

賽福鼎同志說，在未講地方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現之前首先要搞清一个根本問題，就是对民族問題的基本观点問題。

賽福鼎同志指出，我們和地方民族主义者不論在祖国統一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上，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上，在党的建設和党的领导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也就是說我們和地方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問題的基本观点存在着原則的分歧。

賽福鼎說，在地方民族主义者或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傾向的人們看来，所謂“民族問題”似乎可以和我国工人階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任务相脫离；可以和我国各族人民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相脫离；他們忽視甚至忘記整个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显然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相違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認為，在資本主义發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世界無产階級革命时代，所謂民族問題不是別的問題，它是無产階級革命总問題的一部分，是無产階級专政問題中的一部分。列宁在“論民族自决权”中說的是如此明白，他說：“资产階級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在第

位，把它們提作絕對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却認為民族要求應服從於階級鬥爭的利益。”今天我國無產階級和各族人民當前的革命任務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就是我們考慮和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不能絲毫忽視的一個大前提。這就是說，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是我們國家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我們國家任何一個民族在考慮自己民族的獨特利益時，必須服從這個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如果違反了全國工人階級和各族勞動人民這個共同的根本的利益，那麼他也就首先違反了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因為沒有無產階級的解放，就不會有民族的徹底解放，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就不會有各民族的發展和繁榮。不难看出，地方民族主義者對於如何實現全國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當前的革命任務並不感興趣，而是熱衷於如何在所謂“民族問題”上興風作浪，以轉移人民的奮鬥目標，使大家陷入民族糾紛的漩渦。他們企圖用民族矛盾掩蓋當前依然存在的階級矛盾，企圖用民族隔閡來代替各民族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團結和統一。總之，他們不是把整個工人階級當前的革命利益，也就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資產階級所謂“民族要求”放在第一位，這種行為當然是不利於工人階級而有利於資產階級，不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利於資本主義。所以說，我們和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民族觀點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地方民族主義者或有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傾向的人們，總是喜歡離開我們國家具體的歷史發展條件和當前國內外的鬥爭形勢來空談民族問題。他們之中的某些知識分子，還喜歡摘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個別詞句來作為他們要求解決所謂“民族問題”的理論根據。這些人確實是被民族主義思想情緒鬧得昏頭昏腦，他們竟然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就是任何問題都決定於具體時間、地點與條件；這也就是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所經常教導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黨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正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原則，密切結合我國各個民族歷史形成的相互關係和民族分布狀況的特點而制定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這樣一段話很值得我們回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只有通過一定的民族特點，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地表現出來和發生作用。他們不肯認真研究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歷史特點，不肯根據這些特點具體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指導無產階級的事業達到勝利。”的確如此，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傾向的人們，是既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理論原則的精神實質，又不肯認真地研究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歷史特點，但他們却毫不自量地大談其所謂“民族問題”，這除了用狂妄無

知或是別有用心加以解釋外，還能說什麼呢？問題是很清楚的了，地方民族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是徹頭徹尾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的。顯然這是和我們共產黨人在民族問題上所堅持的共產主義的立場觀點絕不相容的；這和我們共產黨人觀察問題（包括民族問題）所堅持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是我們和地方民族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上的原則分歧。

賽福鼎同志接着對最近一個時期在民族問題上出現的鬧獨立，要求成立共和國，要求擴大民族自治權利，以及反對漢族人民的幫助等種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國家統一和破壞民族團結的反動言論，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賽福鼎說，新疆是屬於中國領土之內的問題，即國家統一的問題，這本來是早已解決了的問題。新疆解放前，在三區革命時期，有人就曾提出過新疆是否屬於中國領土的問題，當時經過多次的討論後，指出這一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並當即作了糾正。因為當時三區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不能容許有這種意見的。新疆人民的革命問題必須同整個中國革命問題一起解決，這在當時也是已經明確了的。新疆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地方封建地主的壓迫而進行革命鬥爭中的許多沉痛的經驗教訓，充分証實了除此以外是沒有其他任何途徑的。1949年新疆人民會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主人翁的姿態參加了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新疆人民的代表在首都曾宣布了新疆人民永遠和全中國人民在一起，新疆人民堅決擁護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即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新疆人民的代表並舉手通過了標誌着國家統一和展示將來發展道路的共同綱領。在這個綱領中闡述了我們的民族政策，這個政策完全體現了中國各少數民族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共同綱領的內容為後來的實踐經驗更加豐富了，所以就在以後頒布的国家憲法上便以法律條文肯定下來，同時，還肯定了各族人民要採取適當方法和步驟，逐步地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以徹底實現各族人民很久以來的這一崇高願望。中國各族人民所一致同意的憲法，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必須無條件地、堅決地擁護和執行的國家根本大法，這是毫無疑義的。以上可以說明，在我國憲法上所規定的祖國統一問題，即新疆是永遠屬於祖國領土之內的問題，不過是把新疆人民與全中國人民久已存在的歷史的團結在新的基礎上加以肯定罷了。既然這樣，還要講什麼“分離”和“獨立”呢？這是完全錯誤的，並且是反動的。應該指出，這些要求絕不是人民的要求；恰恰相反，這是與人民的願望正相違背的，是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不相符合的。

賽福鼎指出，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常說新疆人民（包括維吾尔族人民在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傳統，所以說这个民族應該独立。他們要求用“独立的維吾尔斯坦政府”、“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名义来建立“政权”。他們为实现上述反革命意圖甚至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計劃和綱領。他們为达到上述的反革命目的，进行过好多次有組織的活动，并曾發动了叛乱。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企圖派自己的“代表”到联合国去控訴。他們用什么“汉族共产党人把新疆人民搞得流离失所，剝夺了他們的土地、财产，消灭了宗教，因此除非独立不能得到自由”等謊言，企圖迷惑人民群众。他們过低估計了获得徹底解放并正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着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志。过去几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与这些反革命活动所进行的坚决而無情的斗争，可以完全証明这一点。

賽福鼎說，周总理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座談会上，对有关民族問題做了深刻的說明并給了很明确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說明和指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对于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計地进行破坏活动，这是众所共知的。尤其是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現，更使帝国主义者如坐針毡，寢食不安。它們除了在几个国家燃起了战争火焰外，还特別加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社会主义国家內部进行挑撥离間和陰謀破坏的挑衅活动。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同样也在新疆問題上制造了許多謊言。鬧“独立”和“分离”的反动分子們的呼声，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陣营，尤其是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誹謗活动是共鳴的；新疆鬧“独立”和“分离”的反动分子的言行和在外国进行反苏、反共勾当的民族叛徒依明、艾沙之流的叫囂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都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傳話筒！其区别只是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國內而已。这里还應該指出，有些人对于帝国主义蓄意破坏我們偉大祖国的危險性是熟視無睹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由于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注 定是要趋于灭亡的，但它越是迫近死亡的边緣，它越是要拼命掙扎，我們对这一点任何时刻也不能丧失警惕。我們必須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祖国的统一，这是我們神聖的权利和最高的义务。难道說，作为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还不光荣嗎？我們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應該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凡不是真正热爱祖国的人也不可能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热爱自己的民族的。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偉大汉族人民的帮助下，才能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最后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各族人民幸福的道路。不論什么人，如果明明知道而故意反对走这一条道路，这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傾向了，而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了。这将为帝国主义所欢迎而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因而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对共产党人来说，絕不要

忘記我們的根本方向是共产主义，将来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且全世界也要走向统一的。共产党员不能忘記自己是为全世界無产阶级事業，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而斗争的一个革命战士；他不仅要为本国無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且要为全世界無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奋斗。这应该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国际主义觉悟的基本标准。每个共产党员千万不要忘記自己对党，对自己的革命良心負有崇高的責任。我們新疆地区所有的共产党员，尤其是負責党员同志必須对損害国家统一的任何尝试和造謠活动进行無情的斗争。

賽福鼎說，聞“独立”的反动分子，他們还提起三区革命和阿合买提江同志，說什麼：“他們的目的到哪里去了，为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到哪里去了？”这些謠言都是对三区革命和阿合买提江同志的公开污蔑。三区革命的目的不是要独立，相反地，是为了把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与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主流相匯合而創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三区革命中以阿合买提江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統治的斗争中作了許多有益的事情，企圖抹煞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三区革命中也有許多錯誤，我們同样應該正視那些錯誤，如果把明明是錯誤的东西而当作“正确”的东西来进行宣揚，或以此来迷惑人們，这也是不对的，甚至是反动的，我們当然要加以反对。說到这里，我們不能不想起阿合买提江同志是有远見的，他是坚决拥护中国的统一的，是把各民族的友好团結当作人民解放事業重要因素之一的国际主义的战士。阿合买提江同志在新疆领导反对国民党，爭取自由、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經常強調必須在干部和群众中加强国际主义的教育，并且他在这一方面采取了許多具体措施。他在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之前，为了能够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和将能亲眼看到毛澤东同志而表現的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在动身的前夜，曾为此而高兴得睡不着觉，也不讓我們睡觉，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阿合买提江同志是人民的子弟、人民的領導者和人民的勤务員。他的革命形象将永远活在新疆人民的記憶中。他的事業自有人民来頌揚和永远紀念。当然，这絕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并且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对他进行誹謗和污蔑。

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

接着賽福鼎同志談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問題。

賽福鼎同志首先指出：應該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它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結合中国民族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所以这一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国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我們共产党员应坚决拥护党所提出而又为全国各族人民所一致贊同，并在宪法上肯定了的这一民族

政策，我們的任務是為徹底實現這一政策而奮鬥。

賽福鼎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同时，在我們的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任務，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務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要把我們祖國變成各民族友好相處的社會主義的大家庭。為此，必須要實現民族平等的權利，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給各民族創造向前發展和日益繁榮的基礎和條件，我們的民族政策就是基於這些原則而制定的。我們黨的民族政策貫徹執行的結果，在我國各少數民族的生活中引起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少數民族人民從此擺脫了過去的一切痛苦，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的道路。請問，除此而外，我們還需什麼樣的民族政策呢？難道說我們黨的民族政策還有不能滿足人民願望的地方嗎？當然，這一民族政策是不可能使那些和社會主義方向相敵對的人們得到滿意的。假若這些人說你們的民族政策是不符合我們的願望的，那麼我們只好向他們說，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們不屬於人民的範疇，這是沒有調合的余地的。

黨的民族政策並不是宣布了就萬事大吉了，八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在偉大漢族人民的幫助下，根據黨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在少數民族地區作了許多事情，並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我想，誰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成就的，有良心的人也絕不會抹煞這些成就的，只有一些反動的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們為了欺騙人民才會抹煞這些成就的。但是誰也不可能抹煞它，因為事實畢竟是無法否認的。

在中國推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到底正確與否呢？上邊說過，在中國推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是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照顧到中國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而確定的。關於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周總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應該指出，我國自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以來，在實踐中已完全証實了這一民族政策是正確的。事實上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以來，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都已實現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在這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績，看不到這些成績就是等於睜着眼睛說瞎話。造謠分子們說現在和沒有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以前並沒有什麼區別，企圖完全否認我們所獲得的成績。但真理是不可能歪曲的。已享有自治權利的民族的絕大多數人民，會用他們的親身體驗有力地駁斥這些人的胡說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推行自治權利方面還存在着不少缺點，不能否認新疆地區民族工作上還存在着一些問題，更不能否認有些缺點還是比較嚴重的。誰要是從更好地執行自治權利和克服民族工作中的缺點出發，而善意地提出批評意見和要求的話，那他是應該的。我們必須足夠地重視這種批評意見和要求，並且要認真地堅決地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如果我們忽視或不堅決地克服工作中的缺點，甚至把對我們正確的批評意見也和民族主義混為一談，那是錯誤的，是黨不能容許的。

对那些对于民族自治問題抱有糊涂观念，或由于認識偏差而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意見的人們，應該当作思想認識問題，进行說服教育，糾正其不正确的認識。但是如果有人企圖超出正在实行着的自治权利以外，要求特种权利的話（現在有許多人提出这种要求），則又当別論了。那些要求成立自治共和国或加盟共和国的人就屬於这一类，他們不贊同我們的民族政策和自治办法，而要求更大的特殊权利。

賽福鼎說，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呢？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一个国家內的少数民族，根据国家宪法規定，并在国家統一领导下，在民族聚居地区，采用一定的政权形式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民族內部的事务。这一原則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具体实现的。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是發展中的科学。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不能改变的，但其有关民族問題的普遍真理就必須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根据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的具体情况，以各种适宜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对于民族自治問題也就允許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加以解决。如同有的国家是联邦共和国，有的在一个共和国下边又設有許多自治地方。苏联本身是联邦共和国，在下边有加盟共和国，而在加盟共和国下边就又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等。这在当时是符合于苏联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形式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可以照样搬用。現在各民主国家之中有的也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如保加利亚、羅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即是。他們那里几乎都有自治州和自治边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則是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的。我們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具备条件，可以不受人口的限制，并且一个民族可以根据分布情况成立若干自治地方。

有些人說：“我們是反对鬧分离主义的，我們所要求的只是自治共和国”。的确，好多同志对党、对人民的事業是忠誠的，主观上也願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也反对鬧独立，但他却以为为本民族人民的事業着想，只有通过自治共和国的途径，才能使本民族得到很快的发展。这些同志看不到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方面的具体状况，看不到已經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上的巨大发展和今后更大发展的可能性。这說明这些同志的民族主义傾向和教条主义是严重的。實質上这些同志由于有这种錯誤的認識和要求，已在不知不觉地符合了甚至支持了鬧独立的人的主張。此外，有許多鬧“共和国”的人，本来就是鬧“独立”的反动分子，他們企圖以“共和国”为幌子来实现他們分裂国家和反对汉人的反动目的。我們必須揭开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予以坚决地反击。

賽福鼎說，有些人毫無道理地要求把“新疆”这个名称改为“斯坦”，說穿了就是應該称“維吾尔斯坦共和国”或“东土耳其斯坦維吾尔自治区”，我們要

問，到底“新疆維吾尔自治区”这个名称有什么錯誤呢？人人皆知，“新疆”二字的意思是“新的土地”，虽然，当年左宗棠时代也是称这块土地为“新疆”，但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領土內，新疆則是象征着重新建設的一个地区，也就是意味着已由人民自己管理的一塊“新的土地”，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們現在不是处在左宗棠时代，而是处在社会主义时代，民族平等和团結合作已經代替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視，所以这个名称的含意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是过去新疆的一个历史名称。現在把这样一个旧的名称作为正式的法定名称沒有任何必要。要說在三区革命时期所采用的名称現在仍然可以采用，那也是不对的。三区革命时期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經采用过好多措施，在今天的条件下那些措施当然是不需要的了。因此，那种認為在三区革命时期既然采用过“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現在也就應該照样搬用这个称号，也是沒有任何道理的。这样作不是由于幼稚無知，便是有意进行反动活动，否則难以理解的。同时，“維吾尔斯坦”既是“維吾尔民族的地方”意思的話，那么，“維吾尔自治区”这一名称呢？难道这不是更清楚的表达了“維吾尔民族的地区，維吾尔民族的地方，維吾尔民族的家乡”这个意思嗎？既然如此，那么“維吾尔斯坦”这个称号又有什么必要非采用不可呢？如果有人認為“維吾尔斯坦”這句話不仅仅是維吾尔民族的地方的意思，而且又是“維吾尔共和国”的意思，因而坚持要求采用“維吾尔斯坦”这个名称，那就是非常錯誤的，我們决不能同意。因为我們根本就不同意什么“共和国”。如果有人認為“維吾尔斯坦”這句話的含意，表示着“只”是維吾尔民族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地区，不是中国的領土，因而要求采用这个名称，那么我們也坚决反对，因为我們是根本反对任何開独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

賽福鼎接着說，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們的答复是，它的根本目的是根据国家宪法規定，結合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使該民族人民行使自治权利，以增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統一，以更有利于在該民族中实行社会主义，使我国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和幸福的美滿生活。这是一切民族工作和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各項措施都必須服从的根本目的。为了使各民族走向繁荣，首先要解决各該民族的經濟問題，即人民生活問題。只有如此，才能使各民族人民走上日有增进的幸福生活。企圖改变国家制度的人就根本不考虑或者不願考虑到这一点，他們不去正确地認識全国人民共同利益与本民族利益的关系，他們不去考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很快地和順利地發展繁荣，以及为达此目的，怎样才能更多地得到中央和偉大汉族人民及各兄弟民族的帮助。

这些所謂“热爱”本民族的人，認為只有实行自治共和国的制度，似乎所有問題才能得到解决，似乎人民的經濟生活就可以在一个早上得到提高。由于历史

的原因，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在經濟上是落後的，要使這些地區的經濟得到發展，就需要中央和漢族人民的幫助。當然，每個地區都有它的資源，這很重要。為了充分的開發這些資源，就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和勞動力，這也很重要。否則，即使有豐富的資源也是不能被利用的。總之，如果你真正熱愛自己的民族，你真正關心和擁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你就應該很好地考慮怎樣才是最有利於本民族人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得到發展和繁榮。你要是真正考慮到這一點的話，你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只有在祖國統一的大家庭中，通過各民族團結合作的道路，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如果採用民族分裂和一個民族單獨干的辦法，就絕無可能達到上述目的。你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你就應該與漢族和各兄弟民族站在一起，為達到這一目的而共同奮鬥。

賽福鼎指出，有些人提到自治權利時，就認為現狀不能使他滿意，他們要求更大的權利。事實上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權利是很大的，中央是特別照顧了各少數民族人民的權利的。就以選舉權來說，根據選舉法的規定，一般的漢族地區要在80萬人中選舉一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而對少數民族地區則規定可以選出150名代表。全國少數民族的人口按4,000萬來計算，平均是266,000餘人就能選出一名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21名，平均是238,000餘人就可選出一名代表。少數民族既然有了這樣特殊的照顧，那麼在選舉權方面，我們還需要什麼樣更大的權利呢？

有些人也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財政權限方面提出較多的問題。自治地方的財政權限是應該明確規定的。但談到這個問題時，就應該考慮目前財政權限的執行情況究竟如何。最近國務院規定了自治地方的財政權限，根據這一規定，自治區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超收和節余都不上繳，不敷的由中央補助。在自治區的國營企業單位的利潤內給自治區留20%。有些人問，我們自治區的“國民收入”都到那里去了？他們認為自治區地方收入的大部分是被中央分走了，實際情況卻恰恰與此相反。1949年我們從國民黨手里接收了經濟上完全陷於破產的新疆，1950年、1951年和1952年，我們還談不上什麼財政預算，當時我們是完全依靠中央的補助而維持過來的。截至1953年止，我們的經濟情況仍是嚴重的。以後又在我們的財政預算上出現了較大的赤字，仍是要由中央來彌補的。1957年是我們的地方預算比較充裕的一年，但同樣依靠了中央較大的補助；此外，1958年中央還準備補助近三千萬元。

其次除地方財政預算外，中央還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基本建設，中央投資的基本建設：共1,320,273,000元，其中向國營農場投資的共439,520,000元，向國營工業和其他方面投資的共880,753,000元。八年來，在新疆地區為發展國民經濟，發展文教事業和行政費用，共支出2,522,412,000元，其中1,629,928,000元是由

中央補助的。根據財政制度，地方收入向中央上繳的僅僅是134,937,000元。根據這一統計數字，要是硬說中央分走了地方收入，這是完全不合乎事實的。此外，中央還曾壓縮了別處的建設費用，給我們新疆格外撥了許多設備和物資，這一點也是眾所共知的。

如果要求財政權限的目的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為出發點的話，中央不是拿出了大量的資金和其他物質力量來幫助新疆各族人民發展經濟了嗎？開“共和國”和要求特殊權利的人，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就是各族人民已經在法律上充分享有一律平等的權利了；而且中央對幫助發展我們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比幫助發展漢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是更加重視的；中央曾拿出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力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這種規模越來越大的建設事業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並在創造新疆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生活中起着決定性的重大作用。

此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還根據憲法規定，實行了制定單行法規的權利、任免行政人員的權利、成立武裝部队的權利。總之，不論是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也好，是在財政和經濟建設方面也好，我們已經享受了憲法所規定的各種權利，已經能從各方面充分實現各族人民的願望。這就可以充分證明，最適合我們國家和各個民族實際情況的制度，不是自治共和國，而是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區域自治的制度。除此而外的任何主張都是對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有害而無益的。周總理說：“歷史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後我們採取的是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合作的制度……”，“在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中，採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重要辦法。”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進一步增強各民族人民的親密團結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保證

賽福鼎接着強調指出，我們認為新疆地區的民族团结，特別是本地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之間的團結基本上是鞏固的，但不能說這一方面就沒有任何問題了。尤其從去年以來，在本地民族干部和知識分子中出現了反對漢族人民、排斥漢族人民、侮辱漢族人民的嚴重的錯誤傾向；甚至有一些嚴重的民族主義分子還企圖把漢族人民“赶走”。按他們說來，好像只要沒有漢族人，一切都會好的，好像漢族人給新疆帶來了災難。還說什麼沒有漢族也同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來新疆的漢族對新疆的事業有害而無利等等。有些民族主義分子還毫不知耻地說，因為漢族人來到新疆才使我們的生活惡化了，有人甚至把一些民族干部的官僚主義和懶惰情緒也嫁禍于漢族干部的身上，好像他們的這些毛病是因為漢族人的增多才造成的。很多人所以常常埋怨生產建設兵團，也只是因為生產建設兵團大部分

是汉族人，所以这些人輕視和冷眼看待生产建設兵团在生产上所进行的巨大建設。还有些人說汉族人代替了地主阶级，似乎汉族人还象地主一样在压迫少数民族人民。总之，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凡是在他們所不满意的一切問題上进行造謠时，几乎都要無中生有地对汉族人进行污蔑。他們抓着排队买东西，粮食定量供应，或是由于有时市面某些貨物脱銷，或是由于国家某些規定使原来的剥削阶级和不良分子受到一些限制时，他們便說这个搞糟了，那个搞錯了，并到处造謠惑众，叫喊所謂一切不良現象都应由汉族人負責。許多反动的野心分子把汉族人污蔑为“殖民主义者”。他們把一些本地民族的好干部和好共产党员謾罵为“汉族人的特务”、“汉族人的走狗”、“民族合太依”。这些都是令人憤恨的叛逆行为和反革命的言論。使人遺憾的是，甚至在少数党员干部中也有不願和汉族人民和好共处，不願和汉族干部在一起工作的情緒。当他們排斥汉族人或是和汉族干部打交道时，他們就自然流露出“你”“我”的界限、流露“我是主人，你是內地来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等思想情緒。有的把工作上的所有的缺点都归罪于汉族干部。上述种种說法的实質是什么呢？說穿了就是这些言論和反动的独立主义分子的观点毫無区别，这也就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对汉族人民粗暴的污蔑与誹謗。反对汉族人、驅逐汉族人不是想要脱离中国，想要独立而是什么呢？

賽福鼎說，我們站在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場上，代表各族人民坚决声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是一致的。我們为了共同的目的，經過了长期的共同斗争才获得解放的。我們将来的前途和命运和汉族人民也是完全一致的。各少数民族都要在偉大的汉族人民的帮助下而共同奋斗，一道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才真正是新疆各族人民最强烈的願望。我們要和汉族干部永远在一起，与他們同甘共苦，携手前进，这同样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真正願望。各族人民正在实现并也一定能徹底实现自己的这种願望的，这是任何反动势力和民族主义分子都絲毫不能动摇的人民的意志。

請問，汉族人究竟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带来了什么害处呢？我想这个問題最好是从历史事实和各族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找答案。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新疆人民近百年来一直是在种种的压迫和剥削下呻吟着，人民群众虽然进行了多次的暴动，但总是沒有摆脱这种被压榨被欺凌的命运，最后把新疆人民从被压迫的苦难中永远解脫出来的难道不是汉族無产阶级嗎？对这样偉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貢獻不加以頌揚，反而一笔抹煞它豈不是一种叛逆行为嗎？有人說，本地民族也参加了解放运动呀！是的，是参加了，也流了許多血，在当时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是我們所进行的斗争却仍然沒有取得人民的徹底解放。自然，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取得人民的徹底解放是不可能的。这个問